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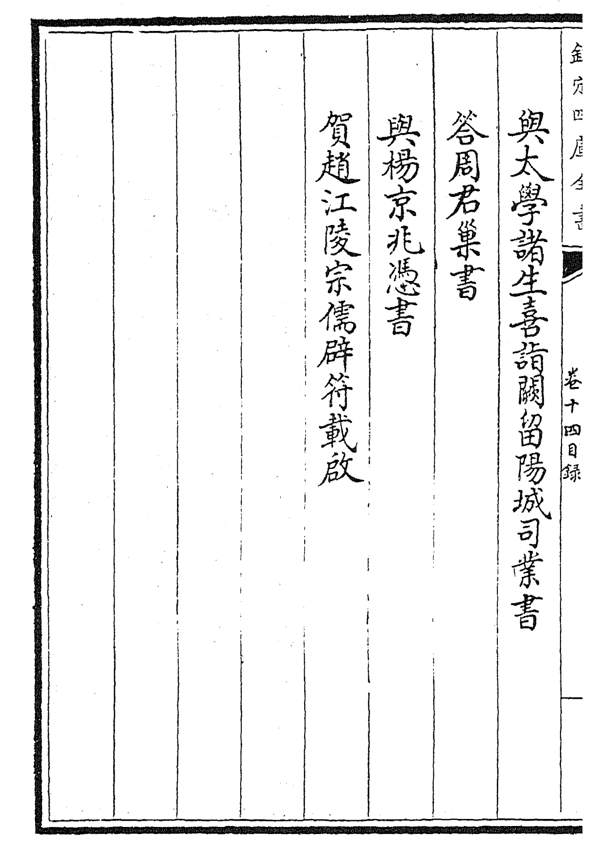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四目録

河東柳宗元文四

書　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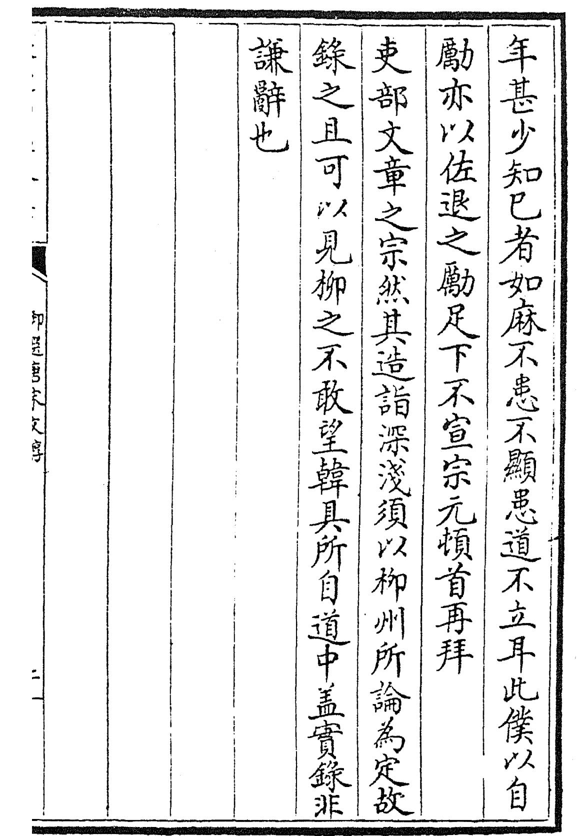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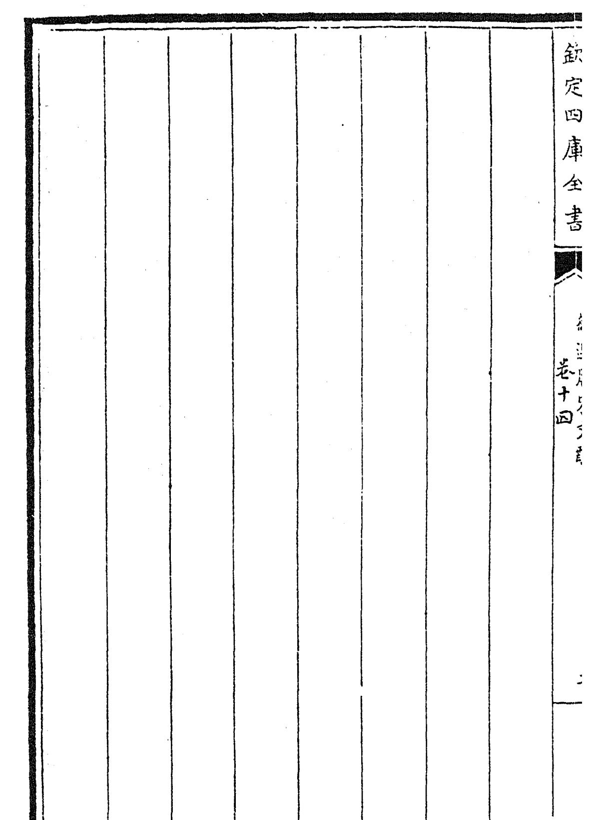
河東柳宗元文四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

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滞澁不若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彼好奬人善以為不屈已善不可奬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卒無所為但趦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


年甚少知已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
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吏部文章之宗然其造詣深淺須以柳州所論爲定故
錄之且可以見柳之不敢望韓具所自道中蓋實錄非
謙辭也



報崔黯秀才書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道容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

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令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顧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中子之内藏恬而

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

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禮樂射御書數皆藝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其下焉者

君子之所游游之云者所執愈卑所達彌上莫非所以

養其德也若溺焉而進乎技則是以其養德者害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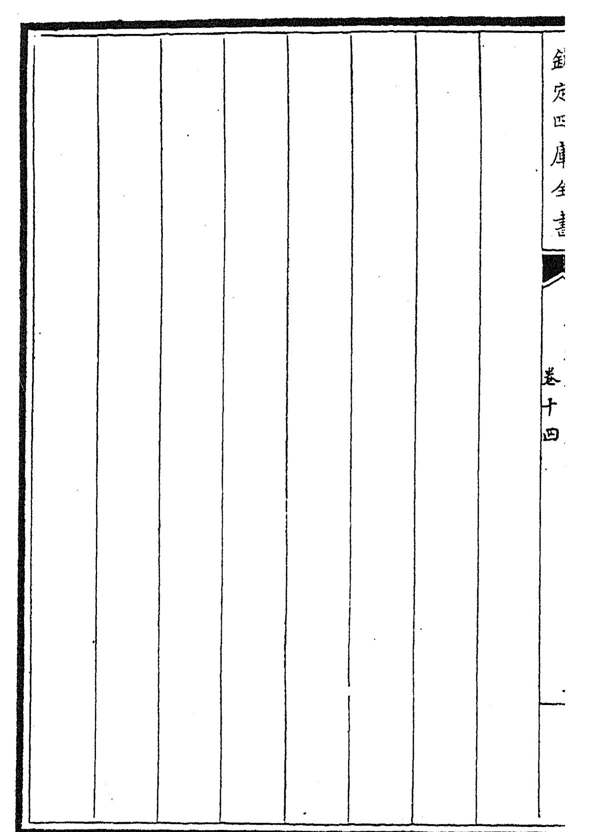
唐世重文章尤重書法其試士以身言書判拔萃乃得

為近職故顯以文章書法為悶而宗元欲悉屏之使及

物之道專而易通又以及物為取道之内卓然名儒語

也宗元可為既沒其言立矣宗元善書今龍城柳石刻

猶存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

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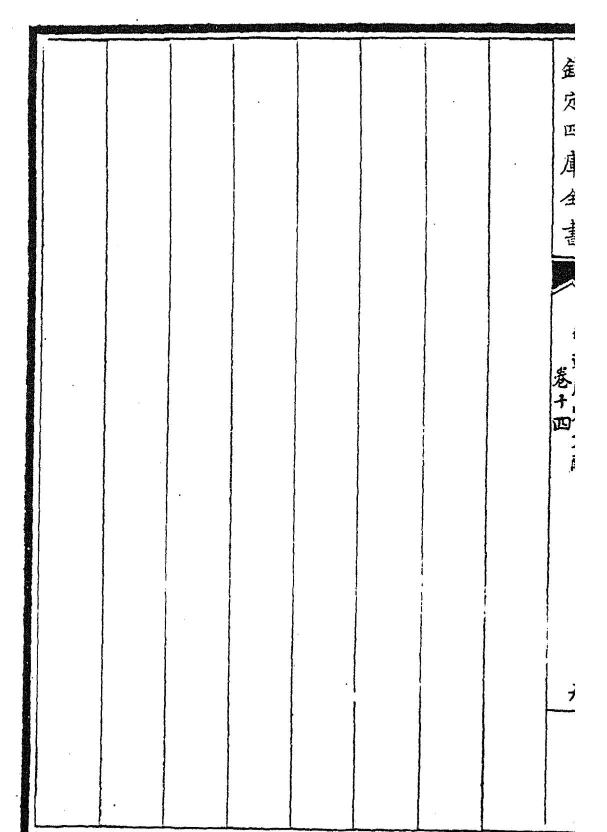
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

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决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

督責廹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
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
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
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
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
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
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
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葉適曰令狐德棻在武德初便已建明修史故貞觀中晉及南北諸書皆獲完具而李延壽又自爲集史雖皆文字不足以望古人而成敗有考統紀不失其補益於世多矣自北齊至隋詞學彙興太宗又置文學館收拾時彥名章俊筆相繼而起後世乃謂東漢以來道喪文敝房杜姚宋不能救而古文由韓愈始復振此論固不可易本朝繼之以歐王曾蘇然雖文詞爲盛往往不過記叙銘論浮說閑語而著實處反

不如唐人遠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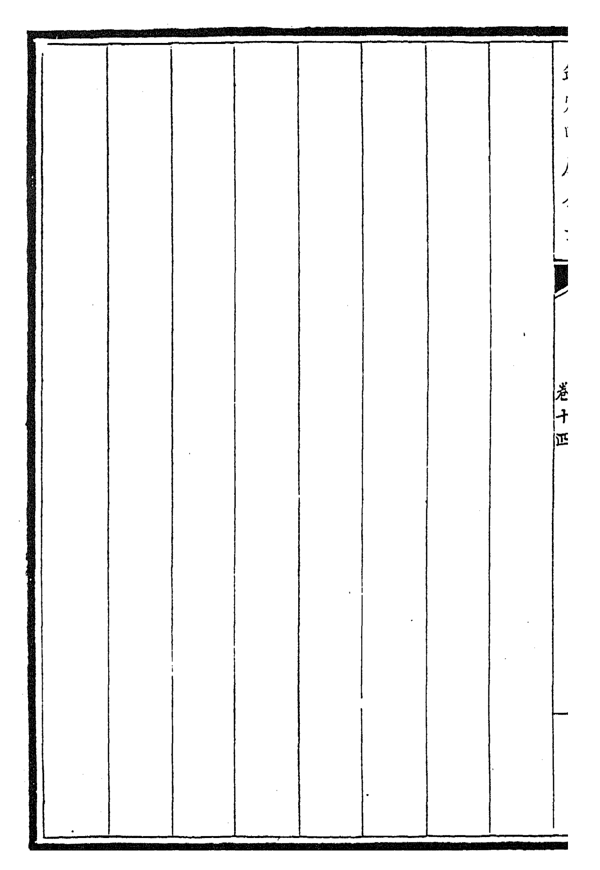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癡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涖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

笏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
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
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
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
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
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
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著段太尉宿昔心行非一時激烈笏擊朱泚而成名者

其義甚美與上史館狀並讀可見宗元揚善表微懃懇無已之懷其書當在與韓愈論史官而韓愈復書之後惜韓書不存然疑不得實未即籍七字亦可槩見其復書之意矣而後世猶真以韓愈為不肯作史何耶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慼慼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

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聖明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輙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

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怊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喈喈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蹈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

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宏之徳能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頼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曽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

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顧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聞人善樂道之如己出誘掖奬勸以成其美忠厚之性

鬱乎中而發作於外

答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纆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隤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

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終雖不至耇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

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
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
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
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
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
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
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
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神仙之説誠杳茫矣而嵇叔夜作養生論謂一溉之益不可誣以蘇軾之明達猶不能無惑焉朱子闢異端息邪説而仿陳子昂感遇詩亦曰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何耶谷永所稱人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周遊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黄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云云者猶非其實耶夫天地曰兩大其壽萬古然天地未嘗無生死

也深谷為陵則一谷之天死矣高岸為谷則一岸之地死矣而謂人有不死之理乎哉如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者終古不滅而謂天地不死則人之為人亦本自不死而又何足言林林者總總者振古如茲也人之有身正如谷中之天以谷為身高岸之地以岸為身耳乃欲執此一身之百骸九竅期其長存不壞是何異深谷必不使為陵而高岸必不使為谷也夫一藝之微必有師承今為長生之說者非以莊老為師耶莊老之言曰天

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又曰毅養其内而虎食其外豹養其外而病攻其内則夫善鬬長生之説者莫過於其師矣而人猶不能無惑者何耶夫人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四肢則欲安佚而尤欲夫長久得遂其欲永永不絶其欲於是慨然而欲長生然為長生之説者曰必先斷絶種種諸欲而後能則即使果得長生亦為買櫝而還其珠非其本欲矣況乎其必不能耶若其所為元精元氣元神之論歸於天地同根

萬物同體者則先無所為生曷論長短且其身也是為大身與此茫茫堪輿同一無垠而終古不滅又何所安排措置於其間哉至於服食之說益為謬妄人之生也陰陽均平則百體無疾偏則生災今其論曰一毫陰氣未盡猶未得仙而烹錬天地間純陽之物以為服食則非求長生直求速死耳溫帶之下無血氣之倫以其逼近太陽如洪爐邊無生物也則豈有陰絕而猶生者哉其亦未明於陰陽之理矣又有守中服氣還精補腦等

術謂不死之藥不離自身者不知人之一身何者爲自涕唾皆水也膚草皆地也暖熱皆火也動揺皆風也神明皆天也凡夫地水火風之屬入於我之耳目鼻口者皆所以養我之生要皆與我身内所有者無異也然而皆非不死之藥也何獨舉自身所有地水火風爲足以致長生耶讀宗元此文謂道壽則壽道夭則夭識見甚偉因推類以盡其餘以解世惑焉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

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徳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畧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嗚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亷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令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上

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冡以紱冕翼異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盡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惎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

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孰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

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文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昆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尭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釆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

御選唐宋文醇

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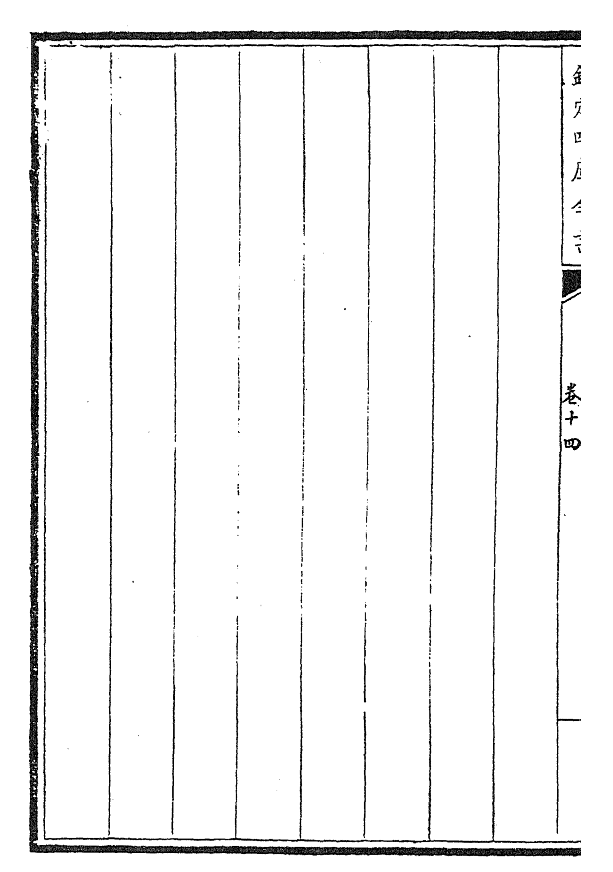
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文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
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
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
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
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
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
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
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

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廹徒跣走出
壞墻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
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
以傷危敗之䰟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
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
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
入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
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

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

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惟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此文後半首亦是哀怨之音與蕭俛書之類耳前半首所述知之難言之難聽言之難則曲盡末世人物情理允為至言確論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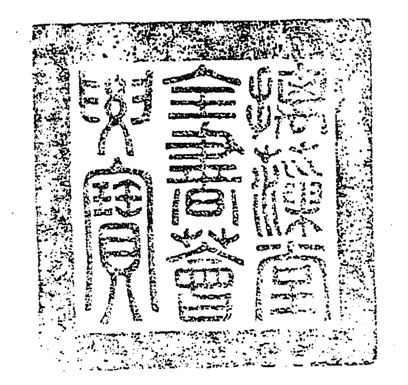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嘆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為見忌嫉者横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因在交戟凡

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慼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怏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符載非必重係天下望可以其出處卜士進退然傷胎𣫞卵則鳳凰不儀毋謂一夫可究也況才俊之士哉嗚

犢豭晉仲尼迴郭隗重燕樂毅至無知在漢曲逆進咸
博結綬蕭男顯杜季冢難衣闕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一堂兩琴宮商必應草木臭味奚敢差池夫以人事君
人臣之大義也宗元之賀趙宗儒誠心不忘君也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　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五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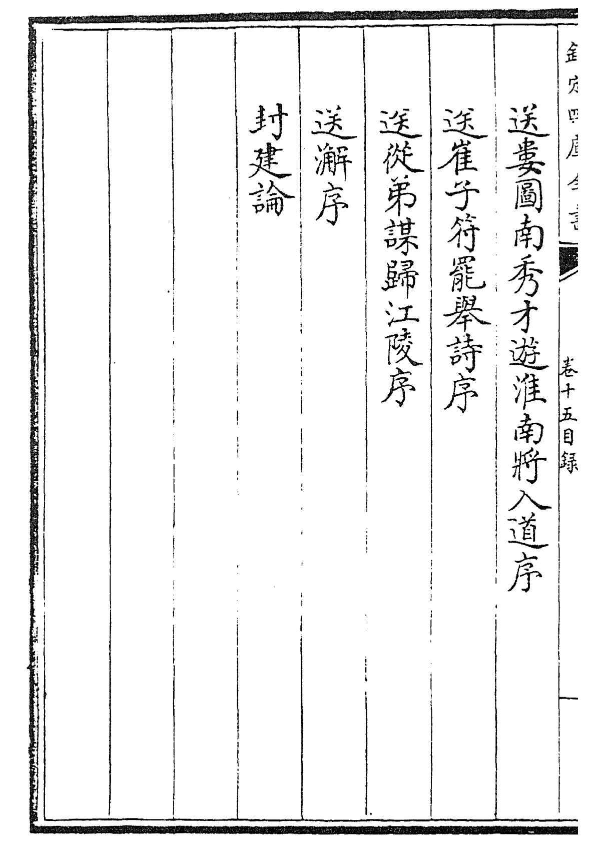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五目録

河東柳宗元文五

序論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五

河東柳宗元文五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

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歩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葢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竒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知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葢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

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水黒曰盧不流曰奴水之不能澤物者古人被之以惡名宗元以溪水不可溉田負舟而名之曰愚亦有本焉其亦以慨已濟世之願不遂也無知之謂愚無知者萬有之知所從出超鴻蒙混希夷抑又太自譽矣若夫漱滌萬物牢籠百態實乃善自狀其文可為實錄雖然得無與布帛菽粟者猶有間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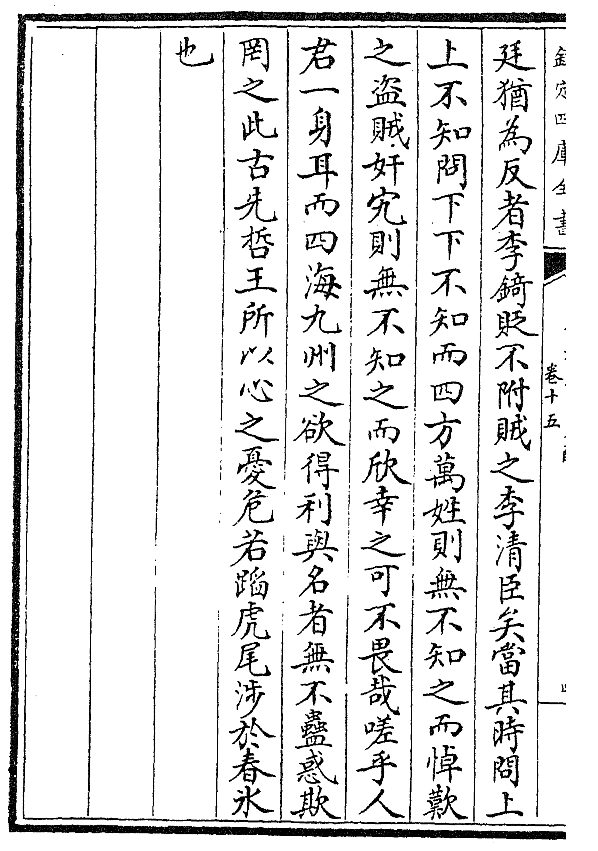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錡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畜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於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閒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無幾盜就禽斬之於社垣之外論者謂宜

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慊於内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李錡畜反謀十年唐之君臣不能燭見幾先轉代盜驅除其不附已者睦州刺史李清臣錡既發兵反猶用友者所具獄辭罪李清臣由今觀之堪作笑具轉疑紀述

之非真实不知漸浸所成當其時有忽不及覺者錡於德宗時專事刻剥以為進奉憲宗平蜀錡不自安遂反其平日所以蠱惑欺罔朝廷者豈止李清臣一事按問清臣之御史身在錡境不得揺手出氣且從錡則朝廷以為然直清臣則禍在轉瞬泄泄沓沓不知不覺已為反賊所用賊既反憲宗詎肯自考平日詔書所行是否耶公卿大臣詎肯感激徒婞娶非與身家有益之事詎肯平反已具之獄辭有司奉行故事又不知不覺使朝



廷猶為反者李錡貶不附賊之李清臣矣當其時閤上上不知閤下下不知而四方萬姓則無不知之而悼歎之盜賊奸宄則無不知之而欣幸之可不畏哉嗟乎人君一身耳而四海九州之欲得利與名者無不蠱惑欺罔之此古先哲王所以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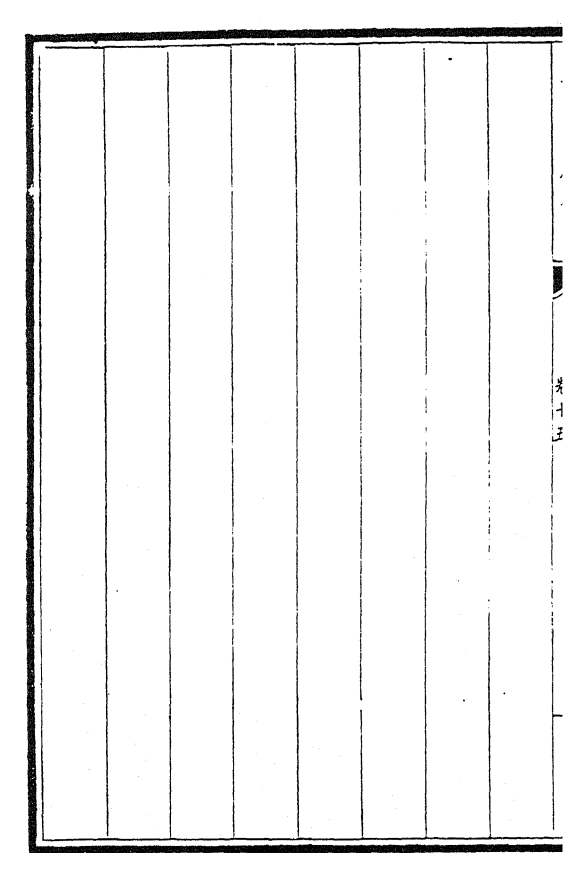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國家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北地都尉印以不勝任啗匈奴而子單侯于餅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扞蜀道勀寇書不釋刀夜不釋甲曰我忠烈允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允也盡力致命是不

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贏縮受譴玆郡凡二
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况涪州
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
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
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俟惠和温良故其
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罹於文其性也獨故
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
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

柔而益固憤悱而不怨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爲䟎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南涪州南霽雲之子也霽雲忠烈貫日月矣子又繼之蒙矢石蹈白刃而不悔而肉食之鄙夫刀筆之猾吏持其短長求瘢索垢朝廷即據之以行罰更大赦乃得量移與罪人同被新恩此宗元所爲痛心也雖爲文以賀之實則嗚咽不成聲末則勗其之死靡他以忠於君者孝於親豈非直諒多聞之益友哉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令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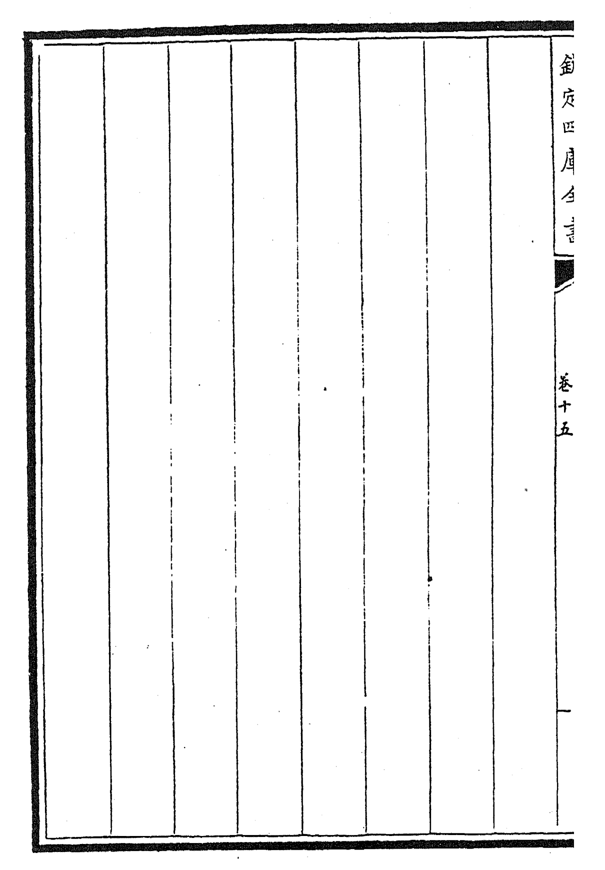
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仲尼没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老莊楊墨管商申韓田慎諸子百家之說縱横淆亂而六經之道日以晦邪說横流人心日趨於禽獸之途於是李斯悉舉而焚之以愚黔首漢興六經始復萌芽諸儒張皇補綴存什一於千百章明諸帝乃求遺書立學官博士天下始

知崇聖經末季陵夷晉魏暨昧唐乃復脩漢典輯箋註作正義確守漢儒之訓詁不敢決其藩籬韓愈柳宗元知其於義未盡而涉大水無津梁也故韓有師說柳有師箴莫不致嘆於不得聖人為依歸耳宋濂洛關閩諸子出始解漢唐之弢而窺周孔之奥文成數萬其旨數千闡明旨趣昭示後學於今賴之矣雖然理則萬古而不變若天時地宜人官物曲考之簡冊則殘缺失次考之訓詁則傳聞異辭若今人不得見古人而問之不可

以臆決而師心也莽穢榛塞之不除末由之乎九逵之道亦可慨矣夫帝王之治天下不以六經取士則何以而士之從事於功名之會者未有不買櫝而還其珠者且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沿而久之將使朝廷之上無一明經之有司有司既不明而欲明經之士之得進也難矣明而被黜則下必以明為諱又沿而久之將使庠序之間無一明經之士而有司徒以句法字法文氣文勢各從所好以為進退士子之衡以此策名禮部升於朝

廷俾天子與之共理天下事定太平萬世丕丕基噫亦難矣六經之道果若是其易易乎宗元曰儒可以說讀為哉為之三嘆況乎併未嘗說讀而號曰儒者也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覯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於朋徒相貿爲資相易爲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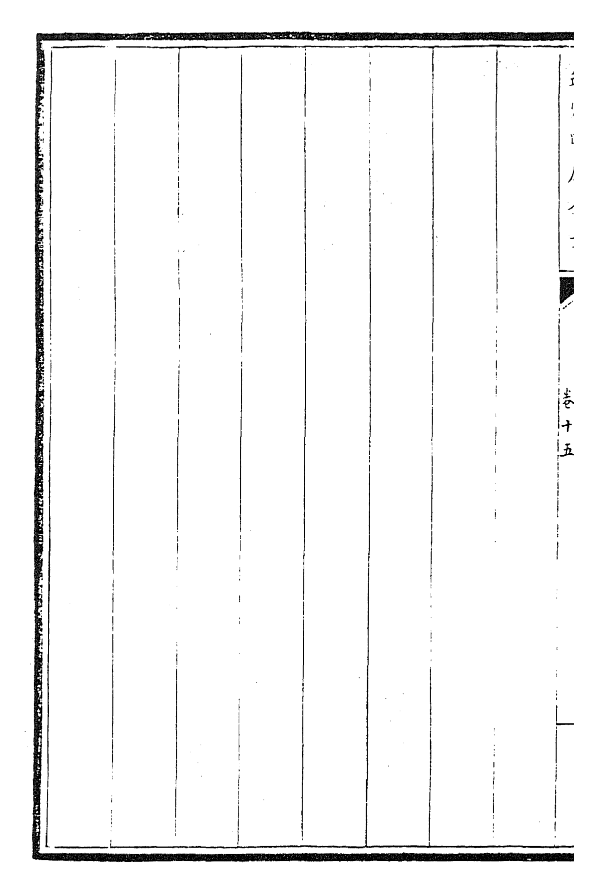
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令婁君非不足也顧

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免令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

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憮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繪科舉秀才不肖之態狀如夏禹鑄鼎開欲求長生者

之愚昧如扁鵲簽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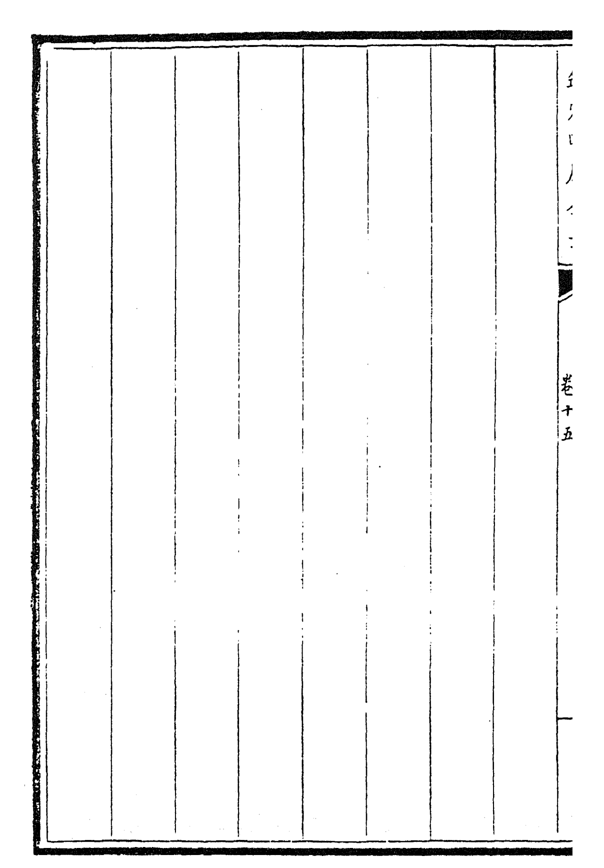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

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究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晩矣而戚其幼孤位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晩乎僕智不足

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鐫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覩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徃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科不待易蘇軾貢舉議極陳之千秋確論宜取並讀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禄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

視寒燠之宜其隟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茍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别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虖吾宗不振乆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

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尊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慚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

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令雖義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茍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慓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唯審乎其義之可否耳

既已出而仕矣則東西南北唯君所使奚擇焉宗元之所是從弟謀而悔已者皆無當也獨愛其所云恨徒費禄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慚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數語有古君子之風夫宗元擯斥遐陬十四年能不鄙夷其民保惠教誨澤甚厚而其中歉然如是是難能也其文則推廣馬援述弟少游語意為之氣味亦殊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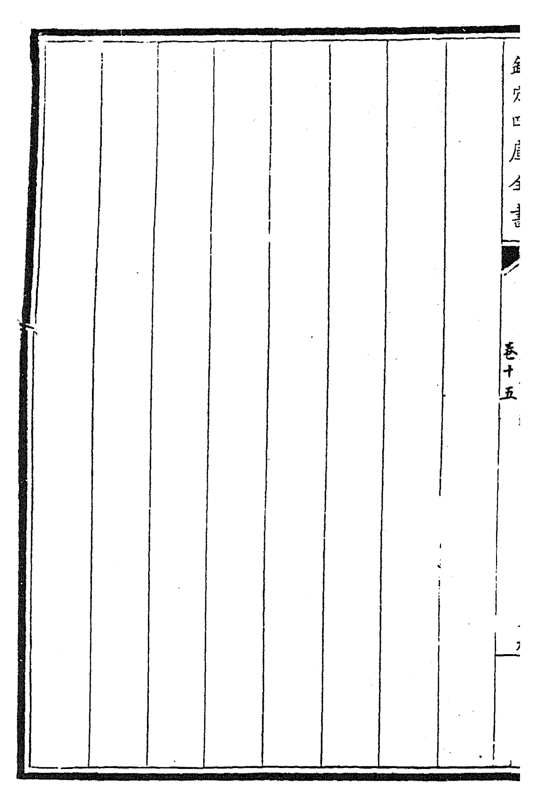
送澥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爲尚書吏者閲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僇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

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若器必隆然大尚德哉若墻必基之廣修辭立其誠矣毋若山而若川逝者無所容心舍其舊而新是圖以善

夫方來者則優於聖域不難矣山之止而不得升者自
高也自高者孔子謂之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也已



御評
辨縱橫字字警中間錯舉漢唐之制引甚精斷制甚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

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

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歴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

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

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刑威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

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

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黄霸

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輔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

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

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巳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巳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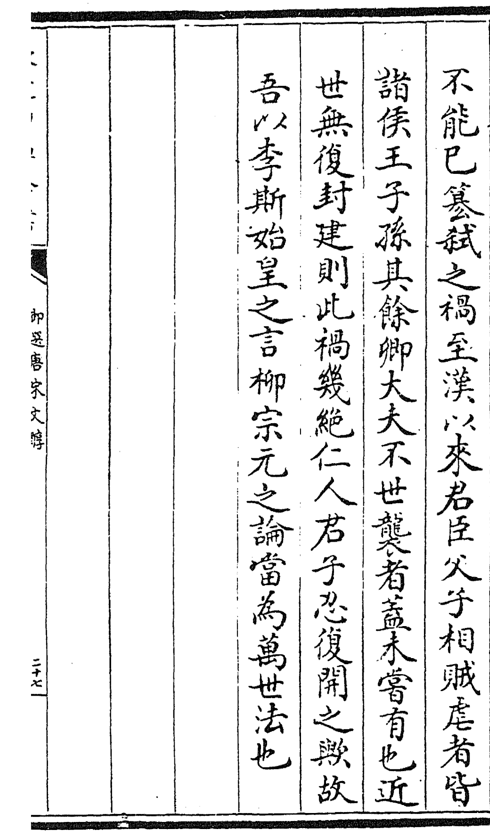
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蘇軾曰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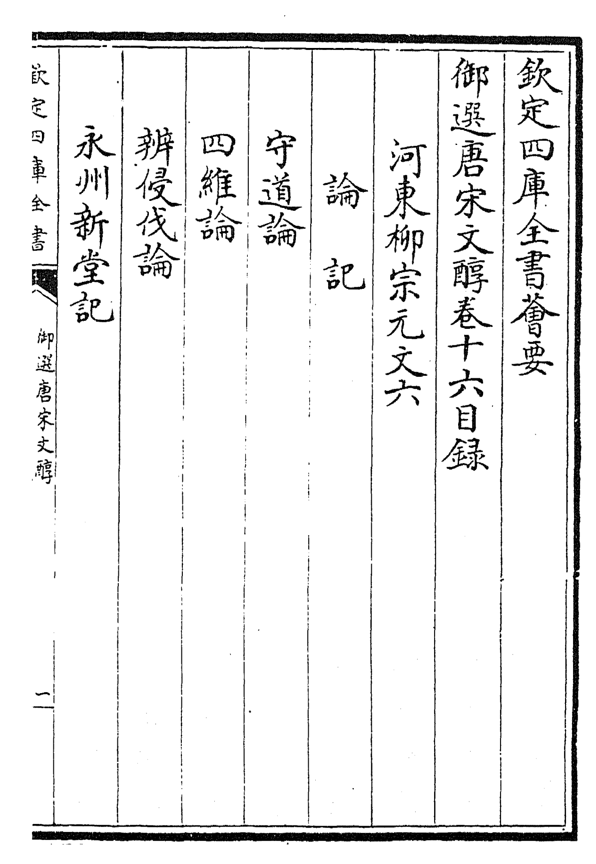
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

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彊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都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

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祐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


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簒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絶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六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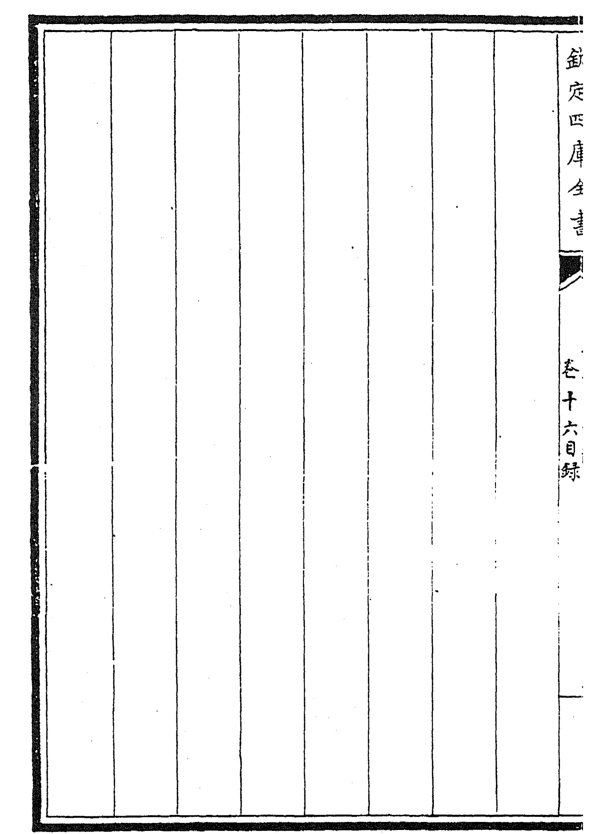
河東柳宗元文六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六

河東柳宗元文六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

而後其道存焉茍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殿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禄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拲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

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
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
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
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
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
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
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
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果矣

韓愈曰道與德為虛位夫事有萬矣而一事各載一理得乎理之至善即協乎事之時宜成為行之中正符於性之自然而名之曰道故曰率性之謂道舍是而别有所謂道則道其所道也岐官與道而二之將官非其官而道非其道即有一得亦必有見於官即無見於道有見於道即無見於官者也宗元之論當矣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

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茍得矣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尚書國語類也春秋左傳類也列國皆有之獨魯史以孔子得傳至今耳孔子以前無家自為書者名卿大夫之嘉言皆載之右史左傳所稱古志有之古語有之又曰著之話言楚語所稱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皆是也即論語亦非孔子所自作乃曾子有子之門人記其所聞於師者而纂之其曰語者猶用古史之體例也春秋降為戰國處士始操各國之柄而人自為

說以行於天下莊周荀卿之所評論具在可考皆無及於管子者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此周室陵遲至孟子時而始然者也管仲生於孔子之前管仲無書明甚如其有之未有七十子之徒無一言評隲之者也管仲之書其為戰國時言富國強兵之流自以為所學出於管仲而假托之無疑也其不槩於理者不勝舉若宗元四維論亦一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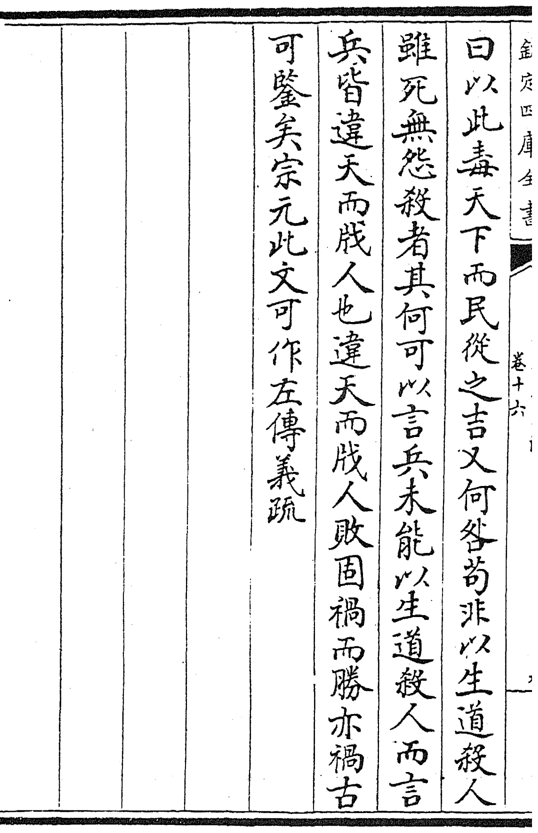
辨侵伐論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害賢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猒於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

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鄰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横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之而鐘鼔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之故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

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師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其侵伐之論則善矣

用兵固不得泥於古然聖人之意不可悖也師之彖傳



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苟非以生道殺人雖死無怨殺者其何可以言兵未能以生道殺人而言兵皆違天而戕人也違天而戕人敗固禍而勝亦禍古可鑒矣宗元此文可作左傳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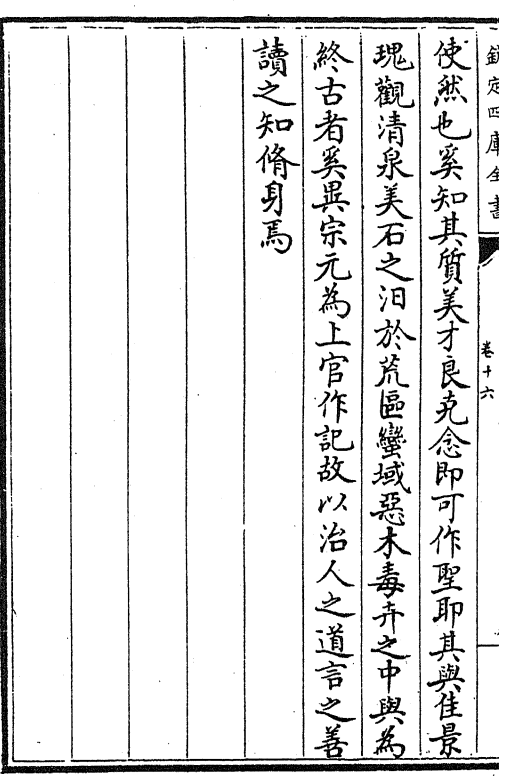
永州新堂記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絶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於奥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貍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

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竒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閒廁隱顯邇延野緑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内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

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人或良才美質自天畀之而不學不問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以至滅天理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悪亂之事以之終身而不變人曰天之生是



使然也奚知其質美才良充念即可作聖耶其與佳景瑰觀清泉美石之汩於荒區蠻域惡木毒卉之中與為終古者奚異宗元為上官作記故以治人之道言之善讀之知脩身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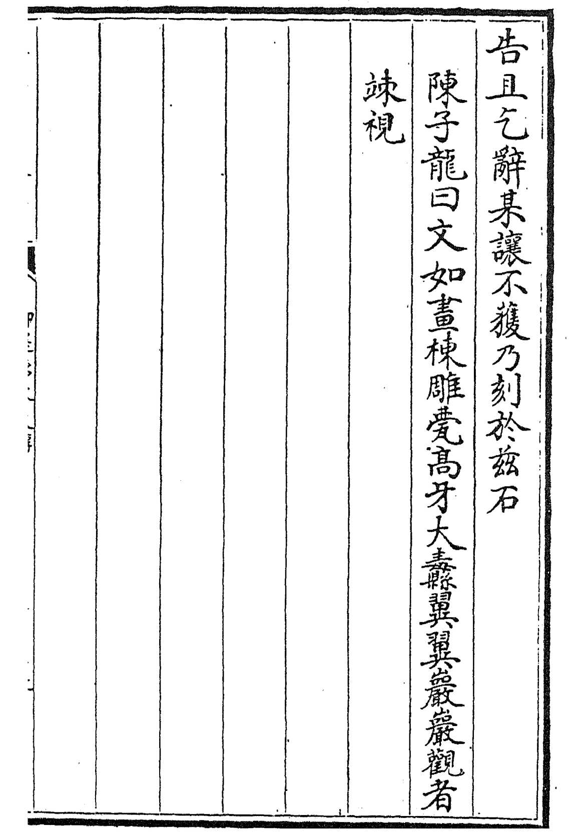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於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

也閈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賔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隅奥庳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賔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横八楹縱十楹饗之宴位化為東

序西又如之其外吏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
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徃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
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馬取則師輿是供問役馬取則
蠻隸是徵問材馬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
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於新堂
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旂旗旟旞咸飾於下鼓以鼖晉金
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於
位卄裳罽衣胡夷蜑蠻雕肝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

節燔炰胾炙羽鱗貍互之物沉泛醍盎之齊均飫於卒
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撲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
寰觀於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
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
容衆曠於往初肇自今兹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
政其昌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
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
兹具美其道不廢願勒於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



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於茲石

陳子龍曰文如畫棟雕甍高牙大纛翼翼巖巖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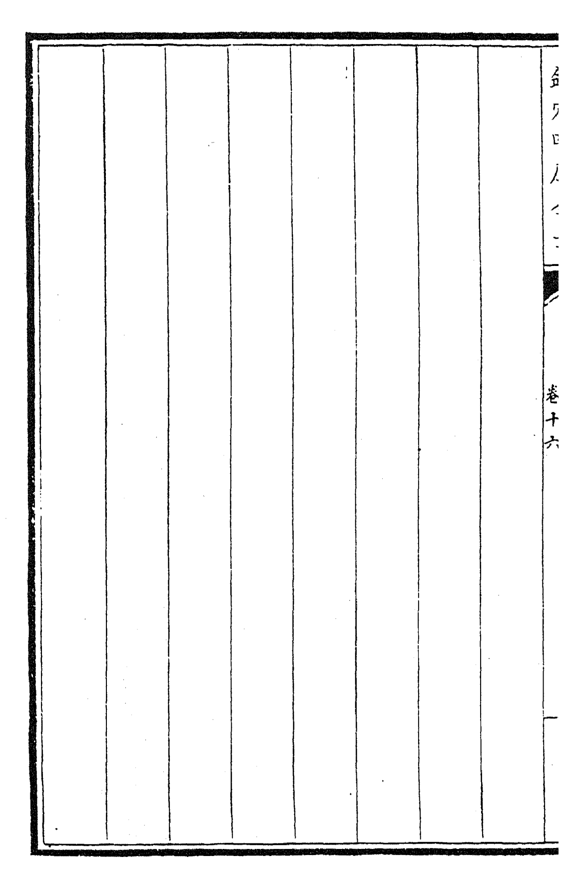
竦視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令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葢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於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絶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石大者蓋復於内拓定於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

所以翼於君正於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覩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於事食焉而不事其事則雖三槐九棘綰四十九使印而自覺恢然有餘苟思夫受於天命於君者為何等事則雖卑官薄禄簿尉曹佐之儔當必前望往古後望來今靦一身之衾影對萬民之耳目悉然自覺其事之難為分

之難稱矣宗元曰由其號以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其事斯言可三復也故録之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冑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葢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

二十人隋氏始隷於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

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闔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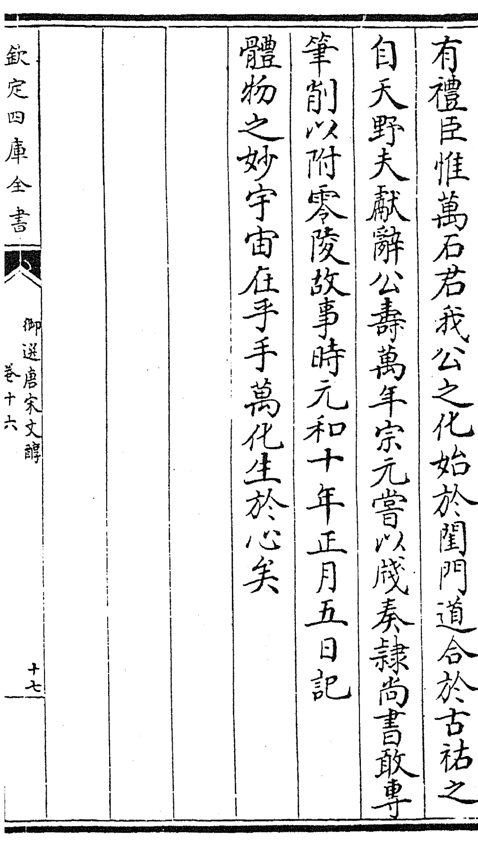
三子者始

宋人非四學之説謂學有四豈道亦有四耶然道固一而行則百易地而施之異宜俾得並舉而觀所尚以章志興化亦非無謂相傳古有四學非妄也唐之四學徒循其文耳然猶有告朔之餼羊焉夫士而徒以文稱愧學校矣乃四學助教相繼得三文士則夸美以為異其下此者又可知矣學校之衰也人文之不振也道德風俗淪胥以鋪千載古今彌望慨然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鬭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兹地非人

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沉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蓺是野眉龎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玆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



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㦝奏隷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體物之妙宇宙在手手萬化生於心矣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

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

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畆可以籠而有之

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帀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

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摇綴參

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若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

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

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揺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踈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

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為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

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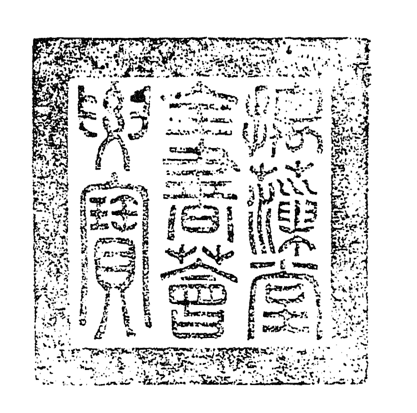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黄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横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

若門焉窺之正黒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酈道元水經注史家地理志之流也宗元永州八記雖非一時所成而若斷若續令讀者如陸務觀詩所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絶似水經注文字若宜合而觀之

虞集曰公之好奇若貪夫之籠百貨而文亦變幻百出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　浩